

身体作为边缘群体的一种言说方式和身份建构路径^①

唐青叶

提 要：身体与语言符号一样是人与世界对话的中介，它把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用可见、可阐释的形式具体化。身体被物化和符号化为一种言说和身份建构方式，实施某种社会行为。本文在综述不同学科身体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身体、身份与权力的关系，并以中国转型期边缘群体为例阐释了他们如何用身体参与身份与社会现实的建构。身体像话语一样是一种可以消费的产品，社会行为者通过消费身体来获取社会关注和身份认同，表达自身诉求和捍卫自身利益的合法性。

关键词：身体，身份建构，话语，意义

DOI：10.13760/b.cnki.sam.2015.01.004

The Body as a Way of Speaking and an Approach to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Marginalised Groups

Tang Qingye

Abstract: Bodies and languages mediate the dialogue between humans and the world, and thus their visible and interpretable forms represent all kinds of concepts, ideas, and emotions. The body materialised and semiotised into a way of speaking, is crucial to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is enacted as a social practice. This paper reviews previous studies

^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弱势群体身份表征的英汉多模态话语对比分析”(10BY085)的部分成果。

of the bo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body, identity, and power, and discusses how marginalised groups in China use their bodies to construct their identity and social reality. Like discourse, the body can also be a product consumed by social actors to acquire social attention and recognition, and to express the requirements for and to guard the legitimacy of their own rights.

Keywords: body, identity construction, discourse, meaning

一、引言

身体是生命的基本依托。巴尔特 (Barthes, 1976, p. 117) 认为, 我和你不同, 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和你的身体不同”, 身体是“我”之最亲近的存在。古希腊德尔斐神庙入口处镌刻的名言“认识你自己”, 普拉提格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 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 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掀起了对人类主体性的关注。从关照、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 对身体、灵魂、意识的探究构成了西方哲学思想的主要议题之一, 身体也成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热点课题之一。身体被看成是一个符号象征系统、话语途径, 作为一种表意资源和言说方式, 身体与语言构成同质的符号网络, 生产抽象的意义并赋予社会行为者特定的社会地位。本文简要回顾了身体研究的各种路径, 并从身体与身份、权力的角度考察当今中国转型期新兴社会群体对身体的认同, 身体超越语言成为实施权力的有效手段, 也成为反压抑、反权力的工具。

二、关于身体的理论

身体穿梭于哲学、文学、语言学、认知科学、社会学、宗教、历史学、人类学、医学、生物学等广阔的学科领域。古今中外哲学界对身体极为关注。中国古代的《论语》、《老子》包含了身体本体论和贵己重身的思想。如《老子》中使用“身”字达 23 次, 从身体出发, 以身体对抗利益, 以身体反对身份, 从而找到一条通往理想国的思想之路。(左克厚, 2010) 在西方, 身体持续地出现在哲学家的话题中, 有贬有誉。柏拉图极力贬低身体, 持身体与灵魂的二元对立观; 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压制身体; 文艺复兴虽然使身体摆脱了禁锢, 但并未给其应有位置。笛卡尔强调意识、心灵, 认为身体的感知能力无足轻重, 只有心灵才能揭开知识和真理的奥秘; 黑格尔把人抽象为意识和精神, 似乎身体和知识、科学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尼采是第一个将身体

提到显著位置的哲学家，提出“要以肉身为准绳”，从身体的角度重新审视一切。（2000，p. 37）他将人看成是身体的存在，提出一切从身体出发的口号。从尼采开始，身体成为个人的决定性基础，人的根本性差异铭写于身体之上，世界则是身体的透视性解释。20 世纪三个伟大传统将身体拖出了意识哲学的深渊，追随胡塞尔的梅洛-庞蒂取消了意识在知识起源中的特权地位，涂尔干、莫斯、布尔迪厄重视个人的身体实践和训练，尼采和福柯不再调和意识与身体的关系，在他们那里，只有身体和历史、身体和权力、身体和社会的复杂纠缠。（汪民安，陈永国，2010，pp. 9-21）福柯进一步将身体研究推向了政治层面，建立了身体政治学。他（1999，p. 27）认为，一切权力都围绕身体展开，权力不断地控制着身体，身体受到社会权力机制的分割、重组和控制。福柯（1999，p. 176）在谱系学中谈到社会事件源起时认为，任何社会事件的源起及其重构都同“身体”密切相关，身体上留下的烙印和标志变成了有形的档案库，成为历史事件的见证。从现象学看，在任何一个感知行为中，我们往往专注于世界而忘却自己的身体（Leder，1990，p. 17），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身体经常表现为不在场。

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发生身体转向。（郑震，2009）20 世纪 80 年代身体话题卷入政治和文化研究领域，形成了身体社会学，它主要讨论人体的社会性，身体的社会生产、社会表征和话语以及身体、文化和社会的互动。社会学将身体看做是行为环境的一部分，并对行为的意义进行解释，如手势是人的关键性特征，具有塑造环境的功能，身体行为如走、坐、站、摇头、耸肩、双手叉腰、侧耳等都是社会建构，这些实践行为有其官能基础，但种种行为潜势的实施需要社会文化语境。布尔迪厄在探讨社会阶级的维度时指出，个体在社会空间中充斥着对物质资源和符号资源的争夺，这些资源可分为三种类型的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身体是文化资本的一种具体形态，是个体的文化资本的一部分，具有符号象征意义，所有的身体形象都带有人格。布尔迪厄社会学中的身体表现为一个场所或空间，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实践刻写在它上面，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权力的记号。（王逢振，2004，p. 111）

叙事学通过身体叙事把思想物质化，绕过身体传递文本的基本信息，承载故事的起伏跌宕，推动情节的展开，身体作为“漂浮的能指”促成身体的符号化和文本的躯体化。（焦小婷，p. 2011）女性主义研究把身体作为性别的社会建构，女性被塑造为弱者，常常根据男人的审美来塑造自己的身体形象，女性的身体被送进权力的怀抱，成为权力的礼物，被彻底物化，而权力

也利用身体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当代消费文化和时尚产业特别重视强健、美丽的身体，正因为此，身体写作、身体叙事具有了两种含义，一种是女性主义的身体叙事，集中于哲学和社会学层面，另一种是以身体作为叙事符号，以动态或静态、在场或虚拟、再现或表现的身体，形成话语的叙事流程，以达到表述、交流、沟通和传播的目的。（景国劲，2005）

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体验性（embodiment）已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认知语言学的体验观认为概念的形成与组织基于人类自身的感知经验（Lakoff & Johnson, 1987），人类的感知、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源于身体，人的身体的、认知的及社会的体验是形成概念系统及语言系统的基础。身体的表达形式“身体语言”以及“身文合一”的人文精神在汉字造字法——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中得到了根本的体现，中国古代的“以身体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维方式与西方的体验哲学“人为万物之尺度”不谋而合。从隐喻的角度看，人类对抽象概念的表征与人类的身体经验密切相关，如英语中表达人身体部位的 head、eye、mouth、ear、hand、heart、neck 等都有其隐喻蕴含，人类的身体作为一种基质用于认识和体验世界（万晋红，2009），体现了语言中的人类经验意义。特纳指出，我们主要的政治和道德问题都通过人类身体的渠道进行表达。（Turner, 1996, p. 6）我们的社会、政治和道德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身体隐喻，如一个正派的（upright）人，一个颇有身份的（some standing）人，一个胆怯的（faint-hearted）人，一个坚定沉着的（with a stiff upper lip）人（2010, p. 9）。疾病话语也由身体来表征，身体被理解成一个符号象征系统，通过身体来讨论健康、疾病、死亡、性等问题，“病”的叙事话语策略、疾病隐喻的审美化、意象化取向都是对身体的想象和规训。戈夫曼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体惯用语”，通过它，人们既可以用来就身边的各种社交情境中不适宜的表现提供一种注释、解释或是评论，也可以表达某种象征性文化意涵。（王宗礼，海云志，p. 2005）

在理想语言的形式语义学分析中，语言与身体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在言语的语用学分析中，由于关注说话主体的生存处境，语言就脱离纯粹意识而与身体联系在一起，身体表达和言语表达同等地意味着处境意识，“身体—语言—他者”三位一体，“我们不得不借助别人的眼睛看我们，这意味着我们试图通过语言的揭示来领会我们的存在”（杨大春，2007，p. 364），梅洛—庞蒂（2001）指出，与他人沟通必须借助于语言，语言以知觉或者身体意向性为基础，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表达，是我们和世界联结的唯一方式，人作

为社会行为者所表征的概念、感知、评价和判断都可指涉人的身体，一切话语活动都处在身体—知觉—表达中。

认知心理学家巴赛罗（Barsalou, 1999）提出感知符号系统理论（尚国文, 2011, p. 9），认为身体中的感知符号系统处理和加工人的各种感知经验，形成自身对事物的主观或客观的描写，这一理论与认知语言学的体验观有相通之处，都认为人的概念结构及其表征以感知为基础，强调语言语义表征的感知基础和体验过程，感知经验对认知加工起决定性作用。正如兰盖克（Langacker, 1992）指出的，人们看到的世界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由人的认知器官建构的，受到认知主体的主观性制约，自身的视角和经验对语言内容作出表征和理解。卑尔根（Bergen, 2007）以感知符号系统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体验性构式语法（embodied construction grammar），标志着语义表征和理解的体验性语言观可以用来设计形式化的语言以描写话语中的构式，并揭示语言理解中的心理模拟过程。

感知符号系统理论强调话语意义表征的多模态性，这与近年来兴起的多模态话语分析不谋而合。前者认为感知符号是多模态的，具有生成能力，而后者也提出意义的构建、表征具有多模态性，人们对话语意义的理解依赖身体各感官模态的协同合作。生命体在演化过程中获得五种感觉通道：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这些感觉通道是生命体与周围环境进行信息交换的界面和路径，并分别导致五种交际模态：视觉模态、听觉模态、触觉模态、嗅觉模态和味觉模态，大多数模态用于话语交际，每一种模态都与一种人类的感知系统相联系，如声音与听觉相联系，运动与触觉相联系；身体体现模态的物质性，不同的感觉系统具有不同的意义体现方式，形成不同模态的意义潜势，在接受和产出意义方面具有模态效应。麦克卢汉（2000）指出，技术作为人类肢体的延伸，本身就是一种媒介，是一种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关联，不同的媒介作用于不同的感官，并制约着感知世界的方式。

三、身体与权力、身份

身体引起如此关注，是因为我们拥有身体；同时我们也是身体，身体是自我主体性之所在，以身体为中介，意义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在汉语文化语境中，“身”主要有三层含义：肉体、躯体和身份。肉体是肉身规定性的存在，与一般动物的身体无异；躯体是一个富有生命性的概念，是蕴含着人类情感和意识的具有生命内驱力的实体，体现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身份是

对身体原有概念的异化，它以观念的身体取代并主宰了事实上的躯体，反映了人们在社会道德、文明意识等社会外驱力作用下对身体的新的认识，人类对身体的了解是沿着肉身实体→生命躯体→社会身份的思路进行的。（张国启，2010，pp. 143-144）

身体参与构建身份和社会现实，围绕身体与社会建构也有不同的观点。建构主义者认为，身体是被话语实践社会性地建构的，任何实践都是身体的实践，身体是社会制度的具体表征，各类社会实践的内容围绕身体展开。后结构主义认为话语并没有一个终极固定或正确的意义，而是随着时空与人物身份的不同而变化，对话语应该采取多视角、多层面的阐释，更关注从身体、文化实践这样的角度研究话语如何参与构建身份与社会现实（Alba-Juez，2009，高杰，陈旭红，徐赓，2011）。身体在话语实践中被物化和符号化，身体作为在思想与感情之后立着的一个强大的主宰（尼采，2000，p. 27），有着反抗权力的能量。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指出，身体是一种有力的象征形式，文化中的主要规则、等级制度都记录在这个表面并通过身体这一具体语言得到强化（Douglous，1970），身体为身份和权力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见性”。

身体与语言一样成为一种媒介、社会生活实践的中介，社会行为者的一种言说方式和修辞技巧，外化为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和对待社会秩序的态度。所以可以说，身体是一种行为活动的哲学，人的身体行为构筑人的生活世界，改变自身存在方式，把身体转化为一种声音，使那些界定和规化自己的声音缄默。在他发出声音解释自己的行为意义之前，身体在权力关系的干预下，发出某种信号，完成某种任务。身体像话语一样是一种可以消费的产品，通过消费身体来获取一种社会地位和社会意义，体现身体所蕴含的权力支配与征服的实践意义，以捍卫自身信念的合法性。在表达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等议题时，言语有其局限性，身体则发挥话语权的效应，构成解读和阐释社会文化的文本，借助身体的视觉表象来对抗利益，反对现有身份，指涉社会文化问题，规范偏离的社会关系和权力，成为社会群体对话与对抗权力中心的舞台。

四、案例分析：边缘群体身份建构的身体路径

米歇尔（2002）认为视觉文化包含了三个核心概念：符号、身体和世界。图像转向或视觉文化的盛行实质上是一种感性主义文化形态的转向，以身体话语模式为基础，从身体范式来阐释文化形态。电影、电视、广告、时尚杂

志、网络等视像传媒作为身体图像的生产者和供应者，把各种俊男美女的身体呈现在观众眼前，通过对身体的符号化完成对人类经验的表征。“消费政治主导了身体行为、身体伦理、身份建构和身份认同，身体沿着肉身需要（欲望）的逻辑和消费的话语体系被建构和塑造。”（葛红兵，宋耕，2005，p. 93）身体是自身主体性的一种符号建构，正如庞蒂（2001）所说：“身体是自然表达的能力。”社会行为者的身份不能与其身体区分开来，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在语言受到滥用和压制的语境下，弱势群体的生存面临严峻挑战，在表达利益诉求等议题时他们失去了话语权，正如斯皮瓦克（Spivak，1988）在“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文中所言，“底层群体不能说话”（转引自毕向阳，2006），他们的声音也不被听到，我们看到弱势者通常诉诸身体上的权力，借助身体来言说。身体作为一种修辞策略，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其大胆的身体展示和怪异行为，挑战“权威”，进行社会现实与符号斗争，这也是“积极行动的自我的所在”（吉登斯，1998，p. 102），身体成为底层真正的存在形式。他们身体的具体性围绕实践意识，隐含在行动者、自我、社会实践、例行化、行动理性化、情境定位等一系列概念逻辑建构中，身体的实践性是生存的倾向性，有时甚至无意识。身体成为底层群体与权力发生最密集关联的场所，并留下了可供辨析的痕迹。下面的实例可以进一步说明。

案例分析（一）：裸奔求票

据《新民晚报》（2011年1月22日）报道：2011年1月19日，寒风凛冽，早上最低温度 -1°C 。在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打工的陈伟伟因在金华火车西站买不到回河南省商丘市老家的火车票，一气之下，脱光衣服在售票大厅内裸奔，然后又到站长室脱衣裸奔，要求分管列车运行的副站长给个说法。

陈伟伟从17日晚10时许在售票窗口排队，排第三。等到18日中午12时许，售票窗口开始预售10天内火车票。轮到自己买车票时，却被告知到河南省商丘市的火车票没有了。而一些人却不用排队，插到他前面购买火车票，因此他虽然排第三也买不到火车票。他“一怒之下裸奔”，脱了衣服后车票就现身了。

该案例中，陈伟伟用“裸奔”来表达诉求。肢体语言展示了一个被压抑的社会实践，行为主体企图与传统社会断裂来获取自身的合法利益，成为一种可视的、异化的话语形式。身体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是个体主体意识和社会身份的延伸，是个性化的表达。

案例分析 (二): 裸体讨薪

据《新民晚报》(2011年12月2日)报道:河南籍农民工,在天寒地冻中,上身赤裸,下着三角裤,脚穿解放鞋,胸前胸后贴着黑色心形剪纸,头戴一副面具,上书“黑心老板”,要讨回工钱。

农民工从“跳楼”到“活埋”,再到上街搞“行为艺术”,借助各种打扮、造型等,用非常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弱势群体的话语权被剥夺,他们无能力、无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没有任何政治资源可用的情况下,突破现实的禁忌和规则,身体成为仅有的可供征用的资源,释放着自我认同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裸奔求票、裸体讨薪体现了看与被看时人类主体行为的互动,是对他者认同和对自身身份的确认。行为者的主体性借助身体呈现出来,身体作为唯一的资本换取生存,身体帮助获得身份和利益。裸奔、脱衣具有多重意义,既是一种反抗行为,将身体作为政治行动和抗议的载体,隐喻弱势群体的底层位置和话语权的缺失;同时,作为符号价值之载体的身体可以表达情感,归化为社会力量。作为空间政治学的身体最切近我们的秩序,是社会秩序建构的基础;意义肉体化于行动者的存在之中,是对现实世界的形塑,是表达自我观念和自我需求的途径,界定着自我与他者,体现了思想与身体的融合以及现代身体与生活世界的逻辑。空间对个人的身体有一种直接的塑造力量和生产性,特定时空的裸体求票、讨薪是个体把完全属于自己的、私人化的空间映入公共视界,进行交换,通过与公众“目视”的互动获取某种信息,用一种原始力量反抗外界异己的束缚,也是行为主体寻求本体需求的结果。在上述两个案例中,身体昭示“我”之存在,企盼引起外界关注,其效力远远超过话语本身,成为思想和欲望的表达渠道,难以言状的个体激情及愤懑首先通过身体宣泄出来。身体存储着反抗权力、反抗社会的力量,拒绝语言意味着拒绝与体制发生关系。勒菲弗尔(Lefebvre, 1976, p. 89)指出身体位于空间与权力的话语的真正核心处,是需求与欲望、概念与表象的基础,一切实践与再生产的基础。身体抵抗着压迫性的关系的再生产,即使不是直接公开的,也会是拐弯抹角的。身体符号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帮助语言世界里失语的群体发出声音。拥有身体也就拥有表达的资源,拥有可支配意义的被表达的言说方式,作为一种修辞技术,身体的展示是为了提高“音量”,为了传向远方,最终是为了被倾听。

案例分析（三）：“和谐城管”的身体执法

据《新民晚报》（2012年1月30日）、《新民晚报》（2012年9月20日）报道：继武昌城管推出“静默队列式”执法之后，“微笑执法”、“围观执法”、“眼神执法”纷纷登场，在言语劝解无效的情况下，城管队员们采取多种沉默方式，围站成一圈，用眼睛注视着那些占道摊贩，双方经过较长时间的对峙，最终摊贩服从执法，社会秩序通过权力者的“目视”得以维持，注视成为一种社会力量。

弱势边缘群体成为现代社会规训的对象、凝视的客体。凝视是一种身体行为，一种言说方式，在上例语境中，凝视作为一种有形的暴力，使身体演变成权力的记号。在这种场域下，无所不在的看与无所不在的被看相互交织着，导致交际主体无所遁形，主体身份的建构与他人的注视联系在一起。正如福柯（Foucault, 1980, p. 155）所言，仅仅是一种凝视，一种检查的凝视，每一个人在它的重力之下将通过内化而使其成为自身的监工，每一个人因此使用这一监视来对付并反对他自身。身体不仅仅是表达的场所，其本身也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在原始的交流中，身体指向交流，“我注视他，他看到我注视他，我看到他看到我对他的注视。他看到我看到他看到了我对他的注视……”（万晋红，2009, p. 11）强势者说话往往诉诸身份上的权力，注视作为一种无言的沟通被用到了执法上。权力被固定在某个“位”上，营造出一种监视，其本质被异化为一种单向的符号命令和权威认知，以一种不可见的方式发挥着威慑力。那些社会统治的符号暴力正是通过肉体化为行动者的信念而隐去了其暴力实质：符号暴力的作用之一是使统治关系变形并从属于情感关系，权力转变为个人魅力，或转变为适于唤起情感吸引的魅力（Bourdieu, 1998, p. 102）。

“看”成为一种社会行为，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突显主体与客体之间经验或存在关系。在看与被看之间存在着权力的博弈，从观看者角度，目光是一种言说方式，其眼光是无情的，对被看者进行着话语阐释和表达，被看者是被动的，无能为力的。观看者背后有着强大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一种强大无形的话语秩序，处于这个话语秩序中的人都受到这种目光的考验；被看者在这种目光面前的行为也是一种表达，这种表达存在着是否合乎规范，是否合法的问题；被看者行为的合法性有时会遭到质疑，需要观看者的理解，他如果表现得合乎目光所规范的秩序就算是合法的。（党西民，2012）与威慑式执法相比，这类身体执法没有冷暴力冲撞带来的伤害，但并不比直接冲撞的

暴力小,其伤害可能更大,因为在心理上这种沉默带有强烈的敌意,是符号暴力,主动内化的温和规训是强者对弱者的统治,沉默与身体的结合体现的是权力的实施和运作过程。福柯认为,视觉是权力的眼睛,眼睛作为最重要的权力器官施行着复杂的权力机能。视觉绝不是自然的感官,而是某种认知型的感官,视觉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形式,本身就建构了主体关于实在世界的种种认知,一方面受制于权力,另一方面又不断地生产出权力来。(周宪,2010,p.83)身体已经政治化,成为一种表征方式。社会秩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身体表征的控制,把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在一个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

身体具有社会建构功能,是意义建构的源泉,也是创造社会生活的源泉,主体通过身体感知这个充满意义的世界。希林(2010)强调行动的具身性(embodiment)以及社会结构的身体效应,身体及具身体验是社会之构成过程的多维中介。所谓自我、社会和符号秩序都是通过身体的工作而构成的,现实成为各种话语不断争夺的领域,不同符号类型,如语言、声音、图像、肢体语言以不同的话语方式因自身的合法性争夺对现实的权力建构。裸体展示并不全是被动,也有主动的因素,从展示中获得文化资本和话语权。在言语活动中,能发出声音,被人听到,就获得了话语权;在视觉活动中,依赖肢体语言这种符号,被看到就是表达,就获得了自身表达的权力,进而掌握了话语权,可以去影响他人。在视觉文化中,人的肢体语言就是一种表征行为,这种表征行为是表演者的一种资源,肢体表达这种表征活动。(党西民,2012,p.171)

五、结束语

身体符号化使身体成为意义承载的中介和语言代理,在视觉文化时代,身体的视觉化和具体化表达了政治诉求和经济权力。裸奔求票、裸体讨薪、目视执法行为中,身体展示为公众话语实践活动,满足社会群体的需要,实现主体之“我”与世界的对话和交流,具有主体间性,同时也体现了身体的政治化和修辞化,是身体体现之社会过程,实现了符号意蕴、意义再生和社会隐喻。身体作为世界的本原,是一种动态的、复杂的话语体系。本文着眼于当今社会群体身份的身体建构路径,以及身体与话语、权力和社会的互动关系,认为身体成为多元话语角力的竞技场,身体行为融合到整个文化世界,实现话语在文化世界中的自由表达与复合意义。身体被符号化,在强势文化群体的凝视和关注下,弱势群体通过展示自己的身体阐释着受权力压抑的后

果，彰显着对权力和强势群体的对抗。身体构建着自我主体意识，表达思想，从而身体“被听见”。身体发出的声音有其社会、心理学意义，正是在各种身体与身体、身体与社会实践中，意义、社会关系被生产或再生产，身体的种种阐释与修辞，不仅折射出权力对身体的渗透与支配，也折射出身体对权力的反抗与质疑。

引用文献：

- 毕向阳（2006）. 他者的历史与身体的政治——读《危险的愉悦》. 社会学研究, 2, 217—229.
- 党西民（2012）. 视觉文化的权力运作.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高杰, 陈旭红, 徐赳赳（2011）. 《话语分析面面观》评介. 当代语言学, 3, 262—265.
- 葛红兵, 宋耕（2005）. 身体政治. 上海：三联书店.
- 吉登斯, 安东尼（1998）. 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 李猛, 译）. 北京：三联书店.
- 焦小婷（2011）. 《土生子》中的身体叙事阐释. 外语研究, 4, 99—102.
- 景国劲（2005）. 视觉文化中的身体叙事. 福建论坛, 11, 22—25.
- 麦克卢汉, 马歇尔（2000）.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米歇尔, 托马斯（2002）. 图像转向. 文化研究, 3.
- 尼采, 弗里德里希（2000）. 权力意志（张念东, 凌素心, 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庞蒂, 梅洛（2001）. 知觉现象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尚国文（2011）. 语言理解的感知基础. 外语学刊, 4, 8—14.
- 特纳, 布莱恩（2010）. 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 载于汪民安, 陈永国（译），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 万晋红（2009）. 语言与身体. 外语学刊, 6, 9—11.
- 汪民安, 陈永国（2010）. 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 王逢振（2004）. 西方文论选. 桂林：漓江出版社.
- 王宗礼, 海云志（2005）. 沉默与反抗：关于身体的社会建构. 甘肃理论学刊, 5, 54—58.
- 新民晚报（2011年1月22日）, “一脱求票”依旧难圆回家梦.
- 新民晚报（2011年12月2日）, “裸体讨薪秀”：农民工讨薪为何剑走偏锋.
- 新民晚报（2012年1月30日）, 南京城管沉默执法盯走小贩.
- 新民晚报（2012年9月20日）, 默默看着，用眼神来治理违法占道.
- 希林, 克里斯（2010）. 身体与社会理论（李康,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杨大春（2007）. 语言、身体、他者：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 北京：三联书店.
- 张国启（2010）. 秩序理性与自由个性.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郑震（2009）. 身体：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新视角. 社会学研究, 6, 187—205.
- 周宪（2010）. 视觉文化的转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左克厚 (2010). 论老子身体思想的价值.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4, 26-30.
- Alba-Juez, L. (2009). *Perspectives on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practice*. Tyn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Barsalou, L. W. (1999). Perceptions of perceptual symbol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 22, 637-660.
- Barthes, R. (1976). *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 New York, NY: Hill and Wang.
- Bergen, B. (2007). Experimental methods for simulation semantics. In M. Gonzalez-Marquez et al. (Eds.), *Method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277-301. Amsterdam, NL: John Benjamins.
- Bourdieu, P. (1998).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Douglas, M. (1970). *Natural symbols: 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Colin Gordon (Ed.). New York, NY: Pantheon Books.
- Lakoff, G. & M.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Langacker, R. W. (1992).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der, D. (1990). *The absent bod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febvre, H. (1976).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London, UK: Allison & Busby.
- Spivak, G. C.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ary Nelson and Larry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271-317.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Turner, B. (1996). *The Body and Society*. London, UK: Sage.

作者简介:

唐青叶,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符号学、话语分析。

Author:

Tang Qingy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ields mainly cover semio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Email: qingyet@shu.edu.cn